

唯此六字得風流



人活得擰巴了,日子就水分四去。一截水蘿蔔,從外敗到內,澤潤盡散,便氣象全無。

有時候生活是這樣,一眼望過去,是平展展的一塊地,等到走近,才發現是個泥坑。心里是奔着簡單去的,陷進去才發現它的複雜。

是生活故意刁難我們嗎?不是。凡是抱怨生活的,都是先跟自己過不去。然後,才覺得,生活與自己為敵。我們似乎只能往前走,停下來就難受;只能往高走,低一點就恐慌。很多人都沒有了停下來的能力,也失去了甘居人後的淡然。慾望挺大,想法很多,還要生活處處將就着自己。

你給生活意境,生活才還給你風景。你風聲鶴唳,生活也只好四面楚歌。

更多的時候,是我們把自己給嚇住了。本來衣食無憂,但狀態好像一直是缺衣少食。需要的、不需要的,都想要;該得的、不該得的,都顯得。自己把生活攪渾瞭,然後,一邊抱怨,一邊希望澄澈。習慣於看別人的臉色。一天到晚,為自我的虛榮買單,還說是為生活所迫。

生活就在那里,一動不動,是自己的心在盲動,按捺不住,風起雲湧。等到失敗了,潰散了,又一股腦把怨氣撒給生活。

風雅一杯茶,逍遙一壺酒。即便寄情于茶和酒,風還在,雅也有,卻終難見逍遙。素常的一杯茶里,一壺酒里,也附加了太多沉重的東西,金錢、名利都在這杯盞中浮沉。當愉悅精神和靈魂的液體里,也布下了慾望的天羅地網,就難怪所有的浮躁和喧嘩,都要留在人的血脈里了。

不想好好活,自然活不好。無論折騰誰,最終,折損的還是自己。

當你想着往回走的時候,走不回去了;當你發現燙手的時候,已經松不開手了;當寒風刺骨的時候,你發現第三顆鈕扣已經系不上了。

煙柳畫橋,風簾翠幕,人生多少風景,抵不過內心的自在和輕鬆。這種醇厚的滋味,其實就是六個字:安靜,乾淨,知足。

浮華與喧鬧終會散盡,唯此六字得風流。
文章來源 公衆號“馬德”

在北京、上海這些大城市,如何用1000元過一個月——在網絡社交平台上,一群年輕人熱衷於嘗試這種省錢挑戰。他們聚成小組,以“摳門男女”自居,戲稱自己正在“喪心病狂地攢錢”,相互交流各種省錢秘訣:如何用3元錢解決一頓午飯,一瓶沐浴露怎樣用才能用一年,月薪4000元如何做到每月存3000元等。

刷到這樣的帖子,你會驚訝還是點贊?千百年來,人們把簡樸看作美德,也當作美好的生活方式。顏回的“一簞食、一瓢飲”,中國人耳熟能詳。在西方國家,節儉和簡約同樣受到無數思想家的推崇。可為什麼簡樸就是好,奢侈就應該被視為道德缺陷呢?

在《簡樸的哲學》一書中,美國哲學教授埃默里斯·韋斯特科特羅列了西方哲學世界關於“簡樸”的觀點與相關討論,節儉被古今中外的人貼上許多美好標籤,在埃默里斯看來,這大概源于道德和自利兩個方面。

第歐根尼的故事你也許聽過。相傳,這位古希臘哲學家曾受老鼠啓發,常年住在一個桶里,拿兩件披風當床鋪。他說,自己最喜歡喝別人的葡萄酒,看見小孩用手舀水喝,就把自己的杯子也丟掉。這簡直是“低慾望生活”的極致版本。當亞歷山大到桶前拜訪,第歐根尼說出了那句傳世名言:“不要擋住我的陽光。”後人稱頌說,因為第歐根尼將物質生活的要求降到了最低,他才能遠離誘惑和墮落的危險。

在人們看來,簡樸生活總是能培養某些特定的美德。曾有一檔電視節目叫《變形計》,當年火遍大江南北。電視機前的觀眾,一邊期待著城里的“不良少年”在農村洗心革面,一邊又擔憂“農村娃”承受不了大城市的花花世界。下意識地,人們總認為清苦可培養良好品質,而財富則會滋生邪惡。

簡樸的確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好處。乘坐飛機頭等艙、住五星級酒店、吃海鮮大餐是旅遊;坐綠皮火車、住在海底撈、吃街邊燒烤同樣是旅遊。大學生們的“特種兵旅遊”,既能省錢,也不耽誤快樂。

這個世界的誘惑太多,有時實在難以抗拒,就像網絡直播間里那句“買它”。節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但提早培養省吃儉用的能力,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保護。萬一生活陷入困窘,也不至於過得太悲慘。

美國著名作家梭羅做過一個生活實驗。他在瓦爾登湖畔蓋了間小木屋,隱居兩年,自耕自食,過著簡樸和貼近自然的生活。梭羅所著的《瓦爾登湖》,如今依然暢銷。在現代社會里,人們向往梭羅那種自

簡樸會使人快樂嗎?

然而又詩意的生活,遠離人群和紛爭,沒有手機、電腦,低社交、不攀比。

然而,向往終究只是向往,很少有人真正去過那樣的生活,大多數人似乎更容易將快樂和揮霍聯繫在一起。



有人會鄭重其事地告訴你,如果每個人都像“摳門男女”那樣生活,社會就無法發展了。對個人來說,財富始終有着天然的吸引力,它讓人想到閒暇、自由、愉悅。我們或許會對網絡上的炫富行為頗有微詞,但幾乎很難拒絕體驗富裕的生活。一個正在省錢的年輕人,可能會少點一份外賣,但看到“刮刮樂”,腿又邁不開了。

富裕的快樂,常常與消費有關,“想買啥就買啥”。電商平台推出購物節,宣稱打折促銷,有一種方式讓你“剁手”。即使宅在家里,錢包也會被掏空。總有人想方設法地激起你的慾望,告訴你,不用這款產品就無法正常生活。梭羅如果生在互聯網時代,可能也會熟悉瓦爾登湖畔的快遞小哥——其實,梭羅住在瓦爾登湖畔時,也會經常跑到朋友家蹭飯,根本沒有真正地遠離人煙。

不過,這不意味著簡樸的生活就無法實現,也不妨礙我們欣賞梭羅的生活方式。簡樸可以成爲一種主動的生活選擇,我們大可不必刻意模仿梭羅,至於“省錢挑戰”,有人省小錢是爲了攢大錢。

我們歡迎消費拉動內需,但拒絕被消費主義綁架,簡樸更重要的內核是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豆瓣小組“摳門男性協會”有一句口號:“我們摳不是因爲窮,我們就是摳。”在這10多萬名成員看來,“摳”是一種態度,“該花的一分不少花,不該花的一分不多花”。當年輕人“騎着單車去酒吧”,或“坐着公交車去聽音樂會”時,便是在踐行自己的生活哲學。正如《簡樸的哲學》的作者所說,關鍵在於我們如何保持投入低成本生活的能力及意願。
作者:龍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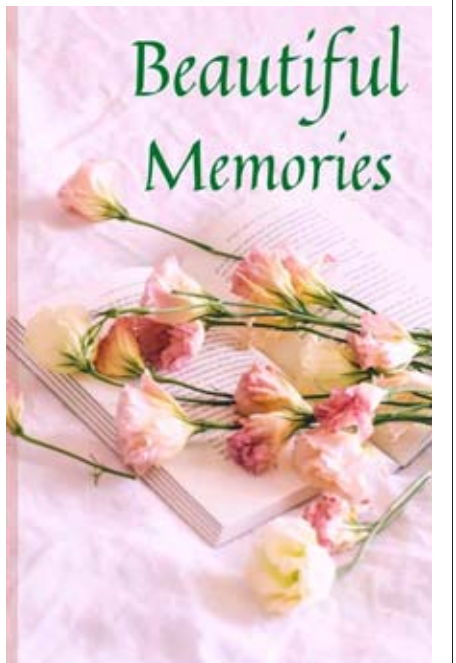
記憶不會出自偶然

在所有的心靈現象中,最能顯露其秘密的,是個人的記憶。記憶絕不是偶然的,人們只會記得那些他們認爲對他們的處境極其重要的事件。

一個人的記憶代表了他們的“生活故事”,他會反復用這些故事來警告自己或者安慰自己。

可能我們每個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。這很容易理解,比如某個家人或朋友做的事使你心煩了,你便很容易聯想到他做過的某些讓你難過的事情,而他對你的好,在情緒爆發的這一刻就全然不見了。

記憶是有溫度的,取決於我們希望記住的心境;記憶是被節選的,甚至是被斷章取義、刪減加工的,取決於我們希望解讀的方式。生活信念改變了,記憶也會隨之改變,這恰是其最有趣之處。
作者:[奧]阿爾弗雷德·阿德勒
曹晚紅譯



這個時代招聘很難,我經營的Z公司是一家中小企業,請不起什麼高級人才。所以當一個叫山崎和彥的青年通過職業中介來應聘時,我別無選擇,便雇用了他。

他三十歲,單身,是個美男子。我第一眼看見他,就忍不住皺起眉頭。長成這樣還認真工作的青年,只有電影里才有吧。

事實證明,現實中也有這樣的人。山崎非常優秀。他聽從指令,從無怨言,對我提出的問題也能做出合適的回答。不過,可能因爲性格老實,他從不主動發言。

我觀察了一段時間,發現他從不給女人打電話,也沒有女人給他打電話。凡此種種都讓人覺得可怕,讓人懷疑他或許是現在流行的那種商業間諜。不過再一想,我的Z公司也沒有什麼值得竊取的機密。

爲了慰勞山崎,某天下班後,我問他:“一起去喝酒嗎?”但他回答:“我不會喝酒,先回家了。”真是一位好得沒話說的職員。

當然,山崎也不是無懈可擊。來我公司不久,他就請了一次長假。好不容易等到他回來上班,我剛放下心,他又來請假。

“老闆,我想從明天起請假一段時間。”
“我看你挺健康的,至少從外表看不出來,是得了什麼病嗎?你不是剛剛休了長假嗎?”

“不是的,托您的福,我很健康。”
“如果不是生病,那理由是什麼?”
他猶豫了一下,小聲答道:“是別墅。”

“別墅?不會是監獄吧?”
他驚訝地反問:“監獄還能被叫作別墅嗎?爲什麼?”

“嗯……在這兩個地方你都可以安靜地休息並爲接下來的工作做打算。”

“這麼說來,二者確實有相似之處。真是個有趣的稱呼。不過,我說的別墅是真的別墅,跟監獄無關,是我的別墅。”

“是嗎?我不知道你還有別墅。”
“是的。我偶爾得去別墅生活一陣子,否則會喘不過氣來。這不僅是爲了我的身體,更是爲了我的頭腦着想。”

“好吧,每個人都有休假的權利。”

我不能把話說得太重,如果把他說得不想干了,那就可惜了。

山崎請假後好久都沒來上班。我決定去他家拜訪,一是因爲有事跟他商量,二是因爲我多少有點好奇他口中的“別墅”。擁有別墅的都是些有錢又有地位的人,他是不是繼承了父母的遺產?明明工作很輕鬆,還說什麼喘不過氣來,未免太誇張了吧。他一定從小就是個公子哥兒。

然而,他的住處並不是什麼豪宅,只是一間普通公寓。

我不禁嘟囔道:“現在的年輕人真是讓人難以理解。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居然有自己的別墅。之前聽說有些人吃了上頓沒下頓,卻要買高級相機和車,現在都已經到這種程度了嗎?”

我按了門鈴,沒有反應,他好像不在家。我去問了公寓的管理員:“山崎先生是不是出門了?”

“老實跟您說吧,他不讓我說。”
“我是他的老闆,有急事找他。”

我掏出名片,塞了點錢,這才問出山崎的去向。他去了一個很有名的溫泉療養度假村,最近那里發展得很快。

我有點羨慕,問管理員:“他進我公司是最近的事情,在這之前,你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嗎?”

“我不太清楚,好像就是普通公司的職員。

他說過因爲別墅的事情,被公司解雇了。”

這完全可以理解,不管他是多優秀的員工,如果老是請假去別墅生活,老闆大發雷霆也是正常的。像我這麼寬容大度的老闆可不多。

我對山崎越來越感興趣了,決定周日去看他。

坐了兩個小時左右的火車後,我來到空氣清新的海邊。我走出車站,先到村委會打聽。

“請問山崎先生的別墅在哪兒?”
辦事員搖搖頭:“這里沒有這個人的別墅。”

“不,肯定有的,是一個叫山崎和彥的男人。”

我一說出他的名字,辦事員就點了點頭。

“啊,是這位呀。你去W旅遊公司問一問吧。”

“爲什麼呢?”
“他是那個公司的老闆。”
“是嗎?那可能找錯人了,我找的是我公司的職員。”由於沒有其他線索,既然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地方,那還是去看看吧。

W旅遊公司貌似發展得不錯,他們挖掘溫泉、建造旅館、出售別墅,還在建設天文台。這是山崎的家族企業嗎?如果是的話,他根本沒必要來我的公司上班啊。從接待處的女職員那里問不出什麼線索,最後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男秘書出來了,問我:“請問有什麼事嗎?”

“如果山崎和彥先生在那的話,我想見一下他。”

“他很忙。現在他正在跟縣政府的人談判,等下要見銀行的人,晚上還有建築公司的飯局,沒有空見你。”

“爲什麼會這麼忙?”
“因爲他是旅遊公司的老闆,沒辦法。”
“那是我搞錯了,我想見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子。”

聽我這麼說,秘書回答道:“你說的就是我們的年輕老闆。雖說是趕上了好時候,但我們老闆確實很能幹,把繼承的家業擴大了好幾倍。”

“這不可能啊……”我又說了山崎的一些特徵,打聽這位老闆是不是他的兄弟。但秘書說他們老闆沒有兄弟。

這真讓我摸不着頭腦,難道他請假是爲了經營這麼大的企業?我有一堆疑問,但又不知從哪里問起。

“你們老闆每天都不休息,一直工作嗎?”

“不是,那樣的話身體會吃不消的。他有時會休假,再忙也得有喘息的時間。”

“休假的日子他都做些什么呢?”
“不清楚,享受假期是個人的權利,他也不會告訴我細節。好像是去了哪里的別墅,反正不在這一帶。在這里,他被工作追着跑,被宴會追着跑,被女人追着跑,完全無法休息。”

“他休假時的生活狀態是什麼樣的?”
“不太清楚。據說他每天早睡早起,不喝酒,也沒有女人來煩他,適度地運動,幾乎不動腦,生活很有規律。”

“原來如此。”
“他回來上班的時候總是精神百倍,工作效率大大提陞,新的想法更是源源不絕。不知道這么棒的別墅究竟在哪兒。”

“啊,那個……”我沒說出那間公寓,只是嘆了一口氣。

回去之後,我決定解雇山崎。不管他有多優秀,我有多寬容,我還是無法忍受他去別墅度假的心情來我公司上班。

作者:[日]星新一 毛丹青譯



奇怪的職員